

藏書

藏書世紀目錄卷五之六

南北兵爭

北魏索頭虜○聖主文帝宏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聖主武帝邕附

目錄卷五之六

藏書世紀卷五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瑯琊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卽帝位、旣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

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

乃飲藥而死嵒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即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即位六年桓溫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

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為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於

在位三年

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魘暴殂在位二十四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

著凡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立恭帝在位二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出於琅琊第宋永初二年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種毒

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謐知之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靑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傅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

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躭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

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也
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鎭石頭立留臺總百官
焚桓温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
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
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
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
裕遂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
追及玄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

陝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

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粮道別敕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粮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參軍胡藩言於

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粮儲悉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興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退即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

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敵耳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

矣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逆
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
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
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
不利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
廣州循孫恩妹壻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
反乃班師次于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
大喜四月裕至都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
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與循衆徐道覆戰敗孟昶

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强敵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决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决果泊

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荆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焉是譙縱據蜀裕遣劉

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即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

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内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赴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戮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即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

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微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即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失、徐羨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弒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禿

筆書自免奢慾敗度待諸弟如讐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弑之而立湘東王彧在位一年

明帝彧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好還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彧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

便覩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搨扇昱嫌其
不華令大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
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
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
○可○時○○○○○毒○發○○
世世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誅梟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

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
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
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
死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
桁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諸
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
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
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閒道自承明門入衛
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

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
。。。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死屍在南
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
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
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
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
蒼梧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
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
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

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郎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
地大笑曰此堋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
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
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
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
爲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殄齊主博學善
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
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

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二年

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隷書、武帝特所鍾愛、勑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即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弑之、乃稱廢帝、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弑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鸞立之、復弑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

無遺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弑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齊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在位二年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虎顧，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舜與衍密謀。及齊明卽位，

性猜忌、行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為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為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為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八年

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鵞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鵞物、大驚、恐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

殺、坐、多、矣、有、累、冥、道、

戒毋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爲所弑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侯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

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
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
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二年爲侯景所制旋
見廢帝幼而聰慧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信求面試
攬筆立成武帝歎曰我常以東阿爲虛今果然矣及
長器宇寬弘明聦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
豔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
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自知不久

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于此後王偉與彭嶲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嶲進土囊遂死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死太子神明端嶷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匪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

取富貴安能以必亡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

不變絛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

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繹移檄討侯景八

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

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

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繹攻

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暴至詧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詧稱帝于其國詧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

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怏怏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殁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内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定亂代立

陳　陳氏

陳霸先少倜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為當時推服嘗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

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適送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質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召臨川王倩嗣位

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

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
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
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若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頊、頊廢帝
爲臨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
舊境、思反侵地、強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
畧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簒周、甚敦隣好、

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弔，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倖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

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韓擒虎率衆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好計）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好計）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爲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沉醉罕有醒時（此時飲得著）隋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聖人心事）及從東巡

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宫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啓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之省高熲至猶見啓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卒生曰樗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是之當貫是之爲

卓吾子曰劉裕以讖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久已失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琊第夫裕之功德

巍巍四海皈心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琊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弑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弑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爲傅亮所弑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爲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弑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爲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

無足慮者、乃復弒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何
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爲
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摺之、此亦蕭道
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
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肎
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死刑則泣、以麪爲犧牲、而
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畧無憐顏、卒致太子死、而
身爲侯景所弒、其子簡文、求死不得、竟卅絕於土囊
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

烈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彼亦以土毒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爲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讀書敏求記卷五

讀書敏求記卷五

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畱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

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

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
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
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吴會
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比、若假之
威權、平吴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
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
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
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
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

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幽
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
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
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自漢亡以
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降同編戶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
於是密共推淵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
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

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讎敵乎淵曰善當爲崇

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即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死聰殺其兄和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時愍帝即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以儁傑自為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

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
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
晉劉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
進攻準斬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
滅

○後趙石勒○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茌平人爲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鄉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集桃豹逯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死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賔爲謀主得人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掠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

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現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現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現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飢疫死者大半刁膺乃勸勒先送欵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萇支雄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

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illegible]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

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

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次怒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

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絶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

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謀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

末杯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留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强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

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闚關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

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修好兗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翅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翅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荆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英雄語
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
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
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
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
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
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
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

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何說）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阬斬士女鮮有遺類（虎大種毒）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即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

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冠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
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
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
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
可尚書奏事邃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
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
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
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聞之大怒
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

皆迭自省決不復啓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
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
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
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
鐵環穿其頷而鎖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
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
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兇子兒年二十餘便
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
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即位尊劉氏爲

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苻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虎○毒○發了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虎○毒○發○了○○○

行遷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為大
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
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皆入屯鳳
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
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
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
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
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
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時高鼻多鬚濫死者

牟石現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現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齎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

段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
年稱帝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儁遣慕容恪攻
鄴擒閔斬之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揺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揺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

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數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大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

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

（仁人至言）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衆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閉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以蘭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

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卒垂奔秦暐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含着北地王諶不立含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為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廄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

從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時[illegible]
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
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彗星掃東井晉車
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涪
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
之堅大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
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苻融張蚝
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
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

凉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以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始有懼色、堅

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

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求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

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

居之，永廆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弒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弟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容儁即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

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宜着）（此二句垂用）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

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三千爲
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
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
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衞
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
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鑿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
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
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募遠近
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

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
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
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
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死死時年七十一魏
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
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
即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兆之少子也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暐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吴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戸十餘萬可謂

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瑯琊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即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
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内外無不
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亡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柰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

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
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
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
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
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
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
共爲姦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
弋仲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亦恕而不責坐授持
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謂甲馬不辭

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

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殺浩歸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萇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奇之襄使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萇

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
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
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萇遣長史
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
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屯
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克後
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校尉
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率騎圍堅殺之
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萇入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

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恩化省非急之費覊屬之主有豪介之譽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死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卒子興自立爲帝傳于泓爲劉裕所滅

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眞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槃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爲宗愛所殺謚爲太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

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

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眞所謂英矣是年齊蕭鸞弒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曾

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齊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辨淺處溺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齊鸞弑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

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
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
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
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
者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覽政
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
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
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
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巡幸淮南

真聖主

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册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戚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詡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穢日甚遂鴆殺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

及劉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弑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選正如此唯有修貞觀遂逼弑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

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

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叅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瀏乃幽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酖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沉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歡不加羈絆翦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

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

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咸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

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自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

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己歡曰本勠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

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
而立修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酖節
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曄而帥師北伐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
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
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
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竇
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
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

澄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

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為其下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鑄而成洋意遂決及篡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

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畱情躭湎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卽位以常山王演爲太師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未幾演啓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爲

濟南王令演入篡大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
也演即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
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
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高氏於勝自亦殺了）因出獵有兔驚馬墜地絕肋
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
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
子冲眇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
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即位封
百年爲樂陵王既而白虹圍日再重齊王欲以百年

厥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高氏毒自發）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

后主緯號無愁天子（高齊殄矣）周武帝伐齊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别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凉表

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
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
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
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
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
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
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
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假
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魏帝因詔泰爲

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

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　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

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為泰所殺[illegible]毒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古而為之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弒之而立毓

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毒發口授遺詔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

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趣鄴圍之禽齊主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

吳明徹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死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人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

侯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為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弒之而篡其位書弒[illegible]也。